

人到老年的遗憾

(美)董鼎山

我从幼年开始迷上文学,同时对戏剧、电影也发生兴趣,先是京剧,后来是话剧。小学时我已成为影迷,把每天放学后母亲给买零食的铜板,积攒起来换成银角,去电影院看胡蝶、高占非、金焰、阮玲玉主演的影片。进中学后,我的口味升级为好莱坞电影。不久上海被日军占领,看不到美国电影,我把兴趣转向话剧,成为刘琼、石挥、夏霞、蓝兰、韩非等人的戏迷。我与弟弟乐山又开始写影评与剧评,与话剧界许多名演员成为朋友。抗战胜利后美国电影再次充斥租界的影院。

我这个看电影习惯,到美国后更是愈发不可收。那时,在纽约二轮电影院常放映两部影片,有时甚至加了第三部新片作预告,我带了三明治,在电影院里可以待上五六个小时。如此情况,直至我的女友(后来成为老婆)提出抗议而作罢。

有一时期,外国电影在美国知识分子间非常吃香,西城百老汇90街有一家小小的名叫THALIA的影院,专门放映“艺术片”,多是一般美国观众不屑一看的电影,在这里,我得以熟悉世界最富盛名的各位大导演,如日本的黑泽明,瑞典的褒格曼,意大利的费里尼,安东尼亚尼,法国的戈达,特鲁法等人拍摄的名片。只可惜这些东西西方影坛的名字今日年轻读者未必认识。

纽约影院已没有放映头轮与二轮(票价较廉)之分。但我看电影的习惯一直未改,每到周五是我看电影的日子(因为新片都是星期五开映)。退休后,我看电影更勤,每周两次。

与此同时,我也养成上百老汇以及外百老汇(OFF BROADWAY)剧场的习惯。有一时期,妻子的朋友常能替我们购到老年廉价票,我们也成为林肯中心各种剧院的常客,看芭蕾舞,也听歌剧。

我1950年代初自密苏里来纽约后成为芭蕾舞迷,订购了季票(当时芭蕾舞团在中城的“城市中心剧院”),与舞迷朋友们谈起巴伦钦(BALAN CHINE)、纽列也夫(NUREYEV)、巴雷修尼考夫(BARYSHNIKOV)、玛哥·芳婷(MARGO FONTEYN)这些名字时,头头是道。

现在回想起来,50多年来我对美国各种表演艺术的兴趣,并不逊于对西洋文学的兴趣。对相关活动与人物的好奇也不断增长,每日读报特别注意影视剧出版,从不错过《纽约时报》刊载的各种书评、剧评、影评、舞评及活动信息,我惟一略过的是流行歌曲(特别是所谓RAP MUSIC之类)的新闻。

啰嗦了这么一大堆,主要是在表明我对生活诸方面逐渐失去兴趣(老年的征象),更为自己在生命垂暮之际认输而丧气。我因年老体弱,已有两年未上剧院,看电影,参加文友的活动,出席宴请等等,深感遗憾,特别是每日看报时略过许多我以前兴趣深厚的项目(比如:我既不能看这部影片,何必去读影评?)。不过由于我对新书出版感兴趣,从不错过重要作品的书评。

说到电影,我每年必看的电视节目是奥斯卡颁奖典礼。但是今年选出的几部最佳影片,我都没看过,几位获奖演员,我已不认识了。突然间,我觉兴致索然。明年的金像奖典礼,我必不会急切等待了。

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有关世界不平常大事的新闻,因为归根结底我还自认是个新闻职业者。每日阅读《纽约时报》是我多年的习惯,至少需数小时才能读完,有时甚至留到次日结束。前日阅报,突觉重负大减,入晚满身轻松,才理会对许多阅读已失却兴趣。

我已深觉人到老年的遗憾。

濠河边,庭院清幽的沈寿艺术馆。粉墙花窗,青砖朱栏,波光映照,竹影摇曳。1914年,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在南通创办女红传习所,力邀著名刺绣艺术家沈寿担任所长兼教习。女红传习所起初附设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,后移到南通濠阳路,就是此地。如今,这里时而传出鸚鵡清脆的一声“你好!”但更多的時候,打破这里静寂的是这样的声音——“哇!”“这是照片还是油画?”“你说什么?这都是绣的?”“天哪!”不用说,又是一批第一次见到沈绣的参观者,被这里与众不同、巧夺天工的展览品给惊呆了。

看沈绣,在惊艳之前,先是“惊活”——惊讶于它们怎么这么逼真、灵动、鲜活、栩栩如生!无论是《唐代虢国夫人游春图》还是《唐代捣练图》,无论是油画的女郎肖像还是《水月观音》,无论是《京剧大师梅兰芳剧照》还是《宫廷画双兔图》和宋代花鸟,都因为形体、质感、神态、色泽、光影无

波音737平稳地着陆于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,在那硕大的胶皮轮子与地面接触的瞬间,我竟没有听到一点的声音。我想,此刻所有的乘客没有人不佩服飞行员的技术有多么的美妙。那美妙也夹杂着对几位空姐空哥的赞美。就在我从座椅上站起来的时候,在我身后五六排的座椅上再次传来声音凄厉的叫声——“我要蜗牛!”

声音来自于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

从飞机他就断断续续地这样叫喊,弄得飞机上的人们很是烦躁不安,但碍于是个孩子,谁也不好说什么。我看到孩子的母亲很尴尬,她不好冲孩子发作,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“别哭啦,到北京奶奶家我就给你买。”母亲的话并没有奏效,孩子照样哭。看来,那蜗牛真的直入孩子的心里了。

孩子和他的母亲不是上海人,他们到上海是旅游还是出差我不得而知,我刚见到他们是在浦东机场的安检通道。当时,因为是几个朋友一同安检,我们只顾得跟送站的朋友们挥手告别了,并没有注意到我前面还有一对母子。等我把行李箱推进检测机走到安检员面前时,这时看到惊人的一幕——在安检台上放着一个碗口粗的矿泉水瓶子,里边装着一只肥大的蜗牛,一边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安检员,一边是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和他的母亲。小男孩哭道:“妈妈,我要我的蜗牛!”母亲说:“机场有规定,不允许携带小动物。”小男孩看了看瓶

而且沿着海子的生活轨迹行走了一次。周庆荣说,卧夫生前一个月在一次诗歌活动中,跟他谈到死亡,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次真实的表达,如果知道,他一定会重重地擂上卧夫两拳,把这个对生命不负责任的家伙打醒。可是,现在一切都晚了,诗人伊沙当年的一句“饿死诗人”竟然一语成谶。想来是多么的悲哀与恐惧!

我还想到,三十年前,我在京郊农场工作时,亲眼目睹了养鸡场里一夜之间成千上万只鸡死亡的惨状。看着工人们用双轮车从鸡房里往外推死鸡的情景,我发现所有的工人都目光凝滞,仿佛一场充满血腥的战役刚刚结束。农

子里的蜗牛,加大声音哭喊道:“我就要我的蜗牛!”面对孩子的满眼泪花,两个安检员面无表情,只是直直地看着孩子的母亲。那意思很清楚,这是民航的规定,我们也没办法。

那一刻,我真想求两个安检员,让孩子把蜗牛带走吧。热爱小动物,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。我们不能因为人为的制度,而破坏孩子的天性。可这样的话我实在说不出口,我毕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,国家林业局还聘任我为全国未成年人生态道德委员呢!我心里十分清楚,蜗牛是没有被列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的。或许它身份太低,到处都有,不像大熊猫、丹顶鹤那么稀有金贵吧。我也十分清楚,这只蜗牛即使被小孩带走了,也不会活很长时间,离开土地的生命注定不会长久。当然,如果小孩不带走,这个弱小的生命很快就因安检员随手往盛杂物的塑料桶里一掷,一两个小时之后就会死亡。

死亡,又是面对死亡。或许因为人到中年,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了,对生命现在看得越来越重。就在几个小时前,从诗人周庆荣的口中得知,青年诗人卧夫因精神抑郁在北京怀柔山里绝食而死。生前,他曾筹资为自杀而死的诗人海子修了墓地,而且沿着海子的生活轨迹行走了一次。周庆荣说,卧夫生前一个月在一次诗歌活动中,跟他谈到死亡,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次真实的表达,如果知道,他一定会重重地擂上卧夫两拳,把这个对生命不负责任的家伙打醒。可是,现在一切都晚了,诗人伊沙当年的一句“饿死诗人”竟然一语成谶。想来是多么的悲哀与恐惧!

我还想到,三十年前,我在京郊农场工作时,亲眼目睹了养鸡场里一夜之间成千上万只鸡死亡的惨状。看着工人们用双轮车从鸡房里往外推死鸡的情景,我发现所有的工人都目光凝滞,仿佛一场充满血腥的战役刚刚结束。农

场的技术员研究了半天,怎么也找不出鸡群死亡的原因。后来,请来市里的专家,经过逐一排查,最后得出的结论是:由于鸡场里的一位技术员出国到日本,回来时带回一只鸚鵡,而那只鸚鵡则带有一种弓形体病菌。这种病菌导致鸡群整体传染而死亡。听到这个消息,全农场的人都感到很震惊。想不到一只小小的鸚鵡竟有如此巨大的威力。

这样的经历和联想,我能对孩子去说吗?即便我说了,孩子也未必听得懂。善良的心提示我,孩子还小,在这个年龄最好不要跟他谈有关死亡的话题。更何况,在常人的眼里,一只蜗牛能有多大的事?可是,如果我不说,我又该对孩子说些什么呢?看着两个安检员目光凝滞的眼睛,我觉得此刻我的眼睛也该是那样的吧。

都能表现。其丝线的迷人光泽,绣面明暗、人物神态都随角度而微妙变化,这些都是绘画和照片所不能及的。据沈寿艺术馆馆长卜元介绍,近年来,沈绣艺术馆致力于沈绣传承开拓,出现了一批优秀刺绣艺术家,她们的作品已多次作为国礼被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外国元首,如赠送给奥巴马的《奥巴马总统全家福》和赠送给普京的《普京总统肖像》等。卜元不无幽默地说:“我们的绣品一上报,就是头版头条!”

看着这些神乎其技的作品,不由得想:这不是用千丝万缕、千针万针,而是用心血魂魄、用宗教般的虔诚绣出来,因而有了生命的艺术品。撷霞归绢画,留梦入丝心。说“仿真”,其实它们又胜过真的,因为这不是现实,而是绣出来的梦与仙境。

如果你在沈寿艺术馆看到绣工用的丝线,会马上想到油画的调色盘——一种颜色仅因浓淡色差之分就有十几种或二十种之多,难怪油画那么丰富的色彩

我要蜗牛

红孩

八十初度

吴家龙

八秩人生不再稀, 钩沉往事说今时。
童年失怙仰萱室, 弱冠求知从业师。
劫难红羊头压石, 累劳筋骨体增资。
岁华天命争分秒, 圆梦多技①四海驰。
①多棱, 机床品牌。

神乎其技叹此绣

潘向黎

不毕肖,随时有一种人在呼吸、花在摇曳、羽在轻颤的错觉,简直就是活的、真的,因此沈绣也被称作“仿真绣”。2008年南通仿真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但也许,还是“沈绣”这个有来历有故事的名字,更适合这种细致入微、清雅脱俗、灌注女儿家心性与灵慧的艺术。

“沈绣”的沈字,来自于其创始人,清末民初的刺绣艺术家沈寿(1874年-1921年)。这位沈寿原名沈云芝,字雪宦,苏州吴县人,后定居南通。慈禧七十大寿时,沈寿夫妇绣制了《八仙上寿》为慈禧太后祝寿,老佛爷大悦,赐“福”“寿”予沈寿夫妇,沈云芝就改名为“沈寿”。这位沈寿,绝非寻常绣娘,她有着那个年代女性少有的气魄和能量——她说:“天壤之间,千形万态,但入吾



最美的上海:华山路上的浓荫

黄石文\图

在华山路上漫步,走近武康路,我会在这栋西班牙风格建筑前驻足,华山路831号。我知道这些漂亮的房子后面都有曲折的故事,后来发现这些故事的情节大致相同,只是主人换了名称。动荡、战争、革命,大规模的财产转移,不动产最后只有空间价值没有美学价值,漂亮的西班牙建筑到头来只是挤

进了十几户住家,铁门锈烂,花园荒芜。它的北端不过100米,一个轧钢车间,一个酒精厂,烟熏火燎,不可终日。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本世纪初。住户的置换与修缮,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。它以当下的方式复活了,它正被某大公司租用。南欧的红色陶瓦,南欧的黄灿灿的墙,1918年,831号落成的时候应该就是这模样。

心清自得诗书味

思芬



刘景欣老先生是我的高中学长,我总是尊称即将八十寿辰的他为刘老。刘老却总是笑笑,连说“还老还老”。后来和刘老熟识了,读到他的“翰墨不知老将至,乐此不疲颐天年”一诗,才真正明白他“还老还老”的含义:那就是他对诗书艺术的追求,永无止境。

刘景欣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国家一级美术师,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会长。自古书法家多以古典诗文为载体,来展示自己的艺术风采。景欣先生却不满足于写前人之言。他时常填词作诗,一吐胸中快意,再付诸笔尖纸上,自觉别有一番韵味。而正因为此,他被誉为“诗人书法家”。2001年,刘景欣客居北京,他游览紫竹院后,欣然作诗《游京城紫竹院》,随后他用大篆将其写下来,这幅作品后来参加了全国第二届名家书画邀请展并获得金奖。2003年非典期间,景欣先生感受紧张的气氛,目睹悲壮的场景,感慨写下“甘将己命护苍生,忍抛家小擒顽敌”的对联,献给小汤山医院抗击非典的白衣天使们。名山大川、名人故里更是留下了景欣先生的手迹。在庐山风景区,高1.86米的摩崖石刻“秀水谷”三个大字便为刘老所书。定居上海后,景欣先生更是有感于上海的巨变,填《鸛啼序——浦江之歌》一词并书。同样的作品还有《黄浦江上的桥》《世博礼赞》等。

心清自得诗书味,室静时间翰墨香。景欣先生年届八十,犹自奋蹄,后辈感奋,以此祝贺刘景欣先生本月28日在上海图书馆开幕的个人书法大展。



书法 刘景欣

十日谈

南通漫步

水是城市的眼睛,濠河是南通的母亲河。